

试论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的特征

潘志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 纵观中国的现代诗学史, 主情与主知是二元并峙的诗学理论构架体系, 主知诗学的出现, 是诗歌抒情艺术的一大转折。然而, 对于知性理论的认识至今仍有许多偏差, 本文追溯了知性的内涵, 并对知性诗歌的内涵特征作了细致地界定。

关键词: 知性; 哲思化; 知觉化; 体验化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4)04-0072-17

何谓“知性”? 《辞源》的解释是: 德文 *Verstand* 的意译, 又译“悟性”。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 其中“知性”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 它可以是“感性”的升华, 也可以是“理性”的接近。陈仲义借鉴了康德的观点, 认为: “从文化学角度考察, 诗人的智性无非是指智慧与知识的集合, 从认识论上讲, 智性介于感觉与理性之间, 是两者的中间驿站, 而从现代诗创作心理审视, 智性是知觉与悟性之间的中介沟通。”^[1]同时他又认为, 知性处于灵活的地位, 其重大作用正为现代诗人所青睐: 一方面它可以充当感觉知觉的角色; 另一方面, 它尽管比理性低一档, 但仍然留有“思维本能”, 因此它也是诗歌走向哲理升华的一把“拐杖”。

曾是现代派诗人的金克木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已论及现代诗的智性问题。他认为当时“新起的诗可以有三个方面的主流: 一是智的, 一是情的, 一是感觉的。”^[2]他认为这种“以智慧为主脑”的诗“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 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 就其“产诗的道路”而言, 要求“情智合一”, 要求“对事物人生宇宙的观察”有一种“诗人的了解, 却又绝不是哲学家的了解, 因此不能逻辑的展开和说明”。应该说, 金氏对“智慧诗”的特点把握比较到到位, 既明确了主智与主情的分野, 也反对把这种“智慧诗”与单纯的说理诗、警句诗或哲理诗作等同观。但郑敏、余光中等则视“知性”为“理性”。郑敏说: “感性既包括肉体的魅力, 又包括感情, 而知性则与理性逻辑有关”^[3]。余光中也认为, 感性“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 而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4], “知识与见解”更倾向于理性领域。

综上所述, 对于“知性”一词, 向来是见仁见智、歧义纷呈的。但总体上, 我们不妨认为, 它是相对于感性而言更为高级的认识阶段, 它能对感性材料和理性材料进行重新组构和综合创造。它既有别于纯粹感性, 又不同于抽象的理性、哲理、逻辑、知识。正如骆寒超所指出的: “知性诗中存在的知性具有情性的基础, 而又和理性有着血缘关系。”^[5]笔者以下的论述便在这样的认识下展开。

一、诗思的内核: 哲思化倾向

假如我们追溯主知诗学发展流变的轨迹, 便会发现, 它始终与哲学理智缠在一起, 密不可分。在三四十年代, 便很有一些诗论家强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任钧就说过, 思想和感情同时

收稿日期: 2003-09-22

作者简介: 潘志存(1975-), 男, 浙江永嘉人, 教育硕士, 现在永嘉碧莲中学任教, 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

发生,正如肉体和精神同时存在一样。在诗的创作实践中,思想应该被渗进、被溶化在感情里头,正如糖精之被渗和于水中,只有水,没有糖精,是绝不会变甜的。^[6]尽管此说不无偏颇之处,但也指明了一点:思想、感情要同时生成,并行存在,如果诗中只有感情的宣泄,而无理智的调控,那么这种“感情”将成为决堤之洪水,出笼之猛兽,难免要泛滥成灾,不好收拾了;如果诗中只有“思想”的空架,而无“感情”的点缀渲染,则这个空架子还不能成其为一个精致的花圃的。相对于任钧,钱钟书的表述则较为含蓄些:“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花中蜜,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7]在他看来,“理”隐匿潜存于诗歌文本中,“理”虽化诗中于无痕,但其意味还在。谭木天说过:“诗人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现代追求智性建构的诗人都力求做到这一点,但也有许多失败的尝试,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尝试集》里说理诗似不少,“可是他的诗里所用具体的譬喻似乎太明白,譬喻和理分成两概,不能打成一片;因此,缺乏暗示的力量,看起来好像是为了那理硬找一套譬喻配上去似的。”^[8]这种情况在初创的白话新诗里存在,同时也可以在许多后起的“流云小诗”或卞之琳等人的笔下找到印证,其根本缺陷便在于“硬找”二字,理念先行,思想大于形象,知性、感性未能如盐之于水般溶为一体。比如卞之琳的《圆宝盒》、《断章》等诗,李健吾的解读在卞氏看来“显然是全错”,连解诗学先驱朱自清也坦承“未免要出错的。其实,如果抓住了诗的“相对关系论”这把金钥匙,则其文本营构的千千结自然也便迎刃而解了,从而获取在文本的迷宫中冒险的若干乐趣。

九叶诗人郑敏在谈到诗与哲学的关系时,十分赞赏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在她看来,作为一个诗人,常常渴望有新的智慧来观照生活,诗人需求知识,却不能光有知识,还需要将知识还原为生活感受,再超过具体感受,得到自己特有的精神境界。这种超越于生活感受的精神境界,凝结着哲思的因子。试看现代知性色彩浓厚的诗歌,其骨子里或许都有这样的因子存在的。纵览知性诗歌的发展流变,尽管各路诗人众说纷纭,但他们都从不同程度强调了知性文本的“思”的内涵,就连主情派的覃子豪也坦承“思想是诗的一切”,其唯一要求便是“思想藏于诗中,如营养价值之藏于果实中”难分彼此。

“思”作为主知诗歌的核心内容,常在诗人笔下得到表现:譬如卞之琳的相对主义视角,冯至的存在主义观照,穆旦的辩证主义体认,废名的禅宗哲理感悟,纪弦的潜意识摹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主知的“知”,孕育着丰硕的“思”之内核,正如“现代诗”派的干将纪弦所强调指出的:在本质上,传统诗着力于“诗情”,而现代诗却着力于“诗想”。在此,纪弦所强调的“现代诗”是一种“构想”的诗,一种“主智”“重思”的诗,是对世间万物的感认与体察,属于叶芝所说的“理智的象征”一类,“致力于冷静的观察和邃密的玄思,洋溢着智慧的灵光和横生的哲理意趣”^[9]。这种诗思就其来源而言或恐有三:一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二是对宇宙规律的形而上慧思;三是对自然与生命的哲学感悟。这三个层面在诗史上都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可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文明的发达,人类的思维活动日益精密理智,“知性”化无疑是一种更为适应时势、顺应审美需求的现代化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如公认的“主情”派领袖戴望舒,他的某些诗歌创作也体现了在情绪的抒发中融入“知性思考”的趋向(如《我的记忆》、《赠克木》、《我思想》等)。诚然,诗不尽是哲学的表现,但不能缺少哲学的依据,“哲学需要诗魂去其涩味,诗需要哲学的舍利子始能‘意永’”(郑敏语)。在主知主义诗人那里是自觉地把哲思化倾向作为他们诗思的路子,并把它奉为诗歌的“舍利子”来供奉的。

二、诗美的凸显:知觉化倾向

中国现代诗人大多受到外国现代艺术营养的滋润,常常自觉地把它引入自己的诗歌实践,承担着传播种子的角色。在这方面,现代派诗人着力更勤。上世纪 40 年代的九叶诗派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不仅勇于进行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践,还富有理论建树。他们推崇艾略特、里尔克

式的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和“观察能力”，力主知性和感性的融合，以及现实、象征、玄学三位一体的综合。相应地，在诗歌的表现策略方面，他们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口号，表示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泄的指陈方式而采取曲线戏剧的发展模式，也即是要求诗歌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对诗中说理（知性）与抒情（感性）的控制与规范，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思想知觉化”：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用外界的相当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或情思，并把形象的官能感觉、抽象的观点、炽热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构筑成为一个共生体。关乎此，艾略特的短诗《窗前晨景》便是范例。这首诗表写的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卑微委屑不胜轻蔑的思想”，^[10]其中两句很能印证他的诗学主张：“我感到女佣们潮湿的灵魂 / 在大门口绝望地发芽”。诗人并未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卑微委屑”作正面的描述，对“女佣”的主体形象更是未置一词，但读者从“潮湿”、“发芽”这些可以感知体察的知觉形象，可以追溯人物的“绝望”的“灵魂”，也可以获知诗人对这些灵魂霉得要“发芽”的现代人的“不胜轻蔑”。

艾氏等人的主张，在中国的现代诗坛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譬如冯至写“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痖弦写那串挂在屋檐下的红玉米“好像整个北方整个北方的犹豫”；郑敏写金黄的稻束“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穆旦写春色撩人似“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杜运燮写月下旅人思乡之情“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海子写幻想的幸福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王家新写帕斯捷尔纳克“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这些例子，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性词汇承担着思想的重量，有如见“旗动”而知有“风”，这些形象性语词就像一面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正如王佐良评论穆旦的诗：“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11]这里所谓“用身体思想”正是“思想知觉化”的典型表现，就像尼采提出的“芬芳的思想”一样，即指诗歌的思想理智要隐含回避，而代之以可见可感的意象化的方式传达出来。这样，抽象与具象结合，玄思与肉感联姻，产生一种瓦雷里所谓的“抽象的肉感”（abstract sensuality）的效果，使缪斯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蒙上了朦胧的盖头，也激起了观望者一睹芳颜的强烈欲望。

三、诗意的内质：体验化倾向

个体生命的体验植根于人类的整体环境之中，立足于个体的精神世界。在某个意义上说，生命过程就是不断体验的过程，体验的内容就是生命，人生的每一种体验构成了个体生命的要素。在狄尔泰看来，体验有两个特征：一是体验与生活的共生性，体验着就是生活着，生活着就是体验着；二是体验的内在性，个体对生活感受常有一个先验的意向结构，它决定了个体体验的方式、高度和敏感性。由此看来，他所谓“体验”首先是一种生命化历程，然后才是内心形式物，它具有过程性、亲历性和不可传授性。因此，他主张艺术根本就是个人的切身的“体验”，也即是个体对生命内容的深彻反思与领悟：对外涉宇宙的玄思，对内指灵魂的叩问。这些对人生、宇宙的终极性关怀，构成了体验的真义。简言之，体验是个体对事物意义的自我建构，是“对经验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味、反刍、体味”^[12]，是洋溢着个性追求和创造精神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认为，体验是艺术的源泉，是艺术家无法规避的心灵存在。

在所有艺术样式中，诗歌大约最能表达出生活的意义、最富有体验性的内涵。中国现代诗论家所谓的“诗是经验的传达”在某个层面上也显现了诗歌创作的体验化倾向。现代主知诗人们往往具有纤细而敏感的触须，时时准备着外界对情感心志的触发，其内心往往会跟外界外物达成共鸣、共振的效果。如冯至是这样阐明《十四行集》的缘起的：“有些体验，永久在我的脑里再现……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一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13]这段话，冯至强调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些个人化的体验使他获得了真切、原初和独特的情思。诗

思、诗情和诗才的相遇契合,便成就了一部隽永深潜的《十四行集》,便成就了冯至的《蛇》:“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 / 静静地没有言语……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寂寞”无声无息——这中间包含了诗人对寂寞的咏叹和赞美。这是内向、敏感的诗人的—份独特的精神体验可以说,这部诗境澄明的集子是诗人生命敞亮的产物,也是对人类生命和当下世界的本真言说。

其他主知诗人也与此相类,大都热衷于表达一些玄远、低沉的情感体验:如死亡、恐怖、神秘、苍凉、绝望、黑色、迷茫、孤寂等。如郑敏有一首《寂寞》的长诗,化用了冯至“蛇”的意象:“‘寂寞’它啮我的心像一条蛇 / 忽然,我悟到: / 我是和一个 / 最忠实的伴侣在一起。”郑敏对此解释道,该诗来源于和生命突然面对面的相遇感^[2]。因为寂寞会使诗人突然面对赤裸的世界,惊讶地发现每一件平凡的事物忽然都充满了异常的意义,它打开了心灵深处的眼睛,一些平日视而不见的东西放射出神秘的光,引发诗人和自然对话,和生命对话,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时至 80 年代,沉寂许久的郑敏又写了《成熟的寂寞》,重新找到了“诗和寂寞”。我们不妨这样说,孤寂是一个诗人心灵深处的圣殿,是严禁外人闯入的最个人化的体验秘区,他们“将在‘寂寞’的噬咬里 / 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仲义. 中国朦胧诗人论[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 [2] 金克木. 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A]. 见: 王钟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新诗卷[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88
- [3] 郑敏. 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4] 余光中. 散文的知性与感性[A]. 见: 余光中. 余光中散文[C].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135-138
- [5] 骆寒超. 二十世纪新诗综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 [6] 任钧. 诗散谈[M]. 上海: 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 1948
- [7]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8] 朱自清. 新诗杂话·诗与哲理[A]. 见: 朱自清. 朱自清全集·二[C].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333
- [9] 陈旭光. 20 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J]. 文艺研究, 2001, (2): 78-87
- [10] 袁可嘉. 现代派论·英美诗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1] 王佐良. 一个中国新诗人[A]. 见: 王佐良.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穆旦诗集[C].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114
- [12] 童庆炳. 现代心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13] 冯至. 十四行集序[A]. 见: 王圣思. 世纪的回响·冯至作品卷[C]. 长春: 延边出版社, 1999. 284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 Poetry's Features

PAN Zhicu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325116)

Abstract: Lyricism and intellectualism theoretically compose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is m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lyric art. However, the theory of the intellect hasn't been well understood. Thus,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intellect, sketch the outlin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intellect poetry.

Key words: Intellect; Philosophize; Intellectualism; Experience